

黔中护宝记

「秘象贵州」系列丛书

王剑平◎著



贵州出版集团
贵州人民出版社

黔中护宝记

「秘象贵州」系列丛书

王剑平◎著



贵州出版集团
贵州人民出版社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黔中护宝记 / 《“秘象贵州”系列丛书》编委会编著. — 贵阳:
贵州人民出版社, 2013. 12

(“秘象贵州”系列丛书)

ISBN 978-7-221-11650-5

I. ①黔… II. ①秘… III. ①长篇小说—中国—当代 IV.
①I247.5

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(2014)第006356号

黔中护宝记

《“秘象贵州”系列丛书》编委会 / 编
王剑平 / 著

责任编辑 蒋莉 岳琳琳

装帧设计 陈红昌

出版发行 贵州人民出版社

地 址 贵阳市中华北路289号(邮编: 550004)

印 刷 贵阳海印印刷有限公司

版 次 2014年7月第1版

印 次 2014年7月第1次印刷

印 张 11.5

开 本 787mm×1092mm 1/16

书 号 978-7-221-11650-5

定 价 29.00元

本书获2013年贵州省出版发展专项资金资助

诗曰：

瘦马轻鞭控朔风，山如列戟路如弓。
穷荒未必尧封到，绝域曾劳汉使通。
暴客尚存愁逆旅，奸谀不死恨英雄。
玉关牢落天门远，谁献平蛮第一功！

这首诗为明代贵州卫教授王训所作。身为贵阳人的王训，性情豪迈、胸怀大志，十八岁即向大明宣宗皇帝朝上《保边政要策》八篇，深得满朝文武赞许。王训是个博览群书之士，且熟知兵法，曾著《孙子注解》一书。其一生虽仕途不达，壮志未酬，却颇有贵州山民风骨。

贵州山野蛮荒，地域偏僻，信息尤为闭塞，但自古不乏王训这类热血志士。如清光绪二十一年，中日甲午战争后，因反对丧权辱国的《马关条约》发起的“公车上书”事件，全国“公车”签名请愿者六百零二人，其中贵州就有九十五人，占总数的六分之一。凡民族危亡、国家危难，贵州的有识之士皆义无反顾、挺身而出，诸多故事更是可歌可泣。在此，单说一桩七十多年前，发端于贵阳城的大事件。

此事仍与日本侵略中国有关。如今，时过境迁，头绪纷繁，诸多细节尚不为人知。这事得从头说起。

且说1938年8月13日，这天，看似平静的贵阳城发生了一件震惊国民政府的重大事件。当日上午10时许，贵阳中华民族解放先锋队，组织三十余人在甲秀楼集会，集会者突然打出中华民族解放先锋队横标，唱着中华民族解放先锋队队歌，前往民众教育馆向国民政府请愿。

此时，距抗战全面爆发一年有余，前方战事吃紧，后方人流涌动，民先队开展的抗日救亡运动，立即引起贵阳民众关注。甲秀楼经大十字至民众教育馆，不过区区四五里路，沿途民众皆纷纷参与，至目的地，请愿队伍已达三四千人之众。当然，这其中参与游行的，也有看热闹的。因事情来得突然，且声势浩大，官方颇为紧张。为尽快平息事态，国民政府当即派出大批军警镇压。军警先封锁了交通要道，随后又冲散了集会队伍，并逮捕了以小学教员张益珊为首的民先队员及民众五十余人。

为保持高压势态，次日，国民政府在贵阳城的大街小巷张贴布告，宣布：拟于8月16日，从狱中押解土匪、惯盗、流氓十人，于沙河街城外斩首。贵阳城的百姓都明白，国民政府是想以此达到杀一儆百、以儆效尤的目的。

沙河街乃贵阳城北入口，是个荒郊僻静之所。那破旧的城墙下，有条专供马车行驶的土路，土路一丈余宽，虽坑坑洼洼不太平坦，却是北边赶马哥运煤入城的主要通道。因马车驮入贵阳城的煤炭皆在此中转，故城墙边上东一堆西一堆，摆满了凌乱的煤炭，卖煤的人还在此搭建了三三两两的简易窝棚。天气清明时，有出入城的赶马哥在此歇脚饮酒。若遇赶场天，买煤的人多了，送煤的马车也多了，加上入城购物的，土路边便有烫粉卖面的、卖稀饭油炸粑的、卖烤豆腐干的小摊。此外，沙河街的城墙外是一大片空旷的荒草坪，住窝棚的卖煤人，在此稀

稀拉拉种了几块菜地，法场即设于此。

却说8月16日这天，沙河街的城墙外一早就聚满了人。辰时过得不久，城内即开出一队黑衣警察，这队警察在荒草坪上清出一块空地，于四周围出警戒线。巳时一到，问斩的犯人被五花大绑押了上来。十个犯人跪在法场上一字排开，后背整整齐齐插着问斩的木牌，每个人身后均站着一个身材高大的刽子手。一切都准备妥当，且闻一声令下，刽子手一把拿下木牌，随即手起刀落，十个犯人当即尸首分离，只见十颗人头砸在地上胡乱滚动。

围观的人群尚处于惊魂未定的状态，瞬间又押解上两个白衣汉子来。这两个汉子都剃着大光头，众人仔细一看，那两颗光头上竟烙有戒疤，却是两个和尚。与适才问斩的犯人不同，刚才那十个犯人皆低头伏面，跪姿绵软。这两个犯人个头矮小，脑袋宽扁，脸盘宽大，两目分离较远，多出常人一指余宽，且两个眼珠似乎相争着往鼻子中间靠。这两人腰部出奇的短，尽管也被五花大绑，押跪于地，却欲昂首挺肚。再看二人面相，虽系和尚，却没有普通僧人的善相。

行刑的刽子手也特别，两个犯人只一个刀斧手。那刽子手身高五尺有余，与刚才的十个刽子手相比，身材明显矮小，虽说也算敦厚壮实，却长了一副白净面目。这刽子手头裹一袭红色方巾，露在方巾外的乌发理得齐齐整整，洗得干干净净。此人鼻梁挺直，两道卧蚕眉下，生着一双单凤眼，嘴角圆润微翘，模样非但不恶，反有文雅和悦之色，怎么看皆不像个刽子手，倒像个读书人。再看他那穿戴，上着一件白灰土布八卦卦，剪裁合身得体，布纽扣结得规规矩矩，腰扎一条鱼眼宽边带，下穿黑色土布大裆裤，足蹬一双三板桥麻耳窠皮草鞋。

只见那刽子手将鬼头大刀倒立过来，刀柄反握于手中，刀背贴着粗壮的裸臂，刀身延伸至肩头。那大刀的刀片子宽过一掌，刀尖一字倾斜，刀背上还套有七个拳头大小的铁环。刽子手文文静静走到两个犯人

中间，两腿分开，与肩齐平，若无其事般等待开斩号令。

此时，人群中突然一阵涌动，时逢一个担柴少年被挤入警戒线上，黑衣警察的枪托也就照着那少年的脸面打了过去。面对迎头而来的枪托，那少年竟无半点畏惧，不躲也不让。眼见枪托就要打到脸上，那少年担稳了肩上的柴禾，稍一侧身，枪托便从柴禾与脸面之间穿了过去。

黑衣警察收回枪托，欲再击时，那少年担着柴禾再次斜过身体，一脚插向黑衣警察的胯裆。可那一脚只出到一半，又收了回来。黑衣警察并未意识到少年的这一举动，第二枪托仍然打了个空。两枪托皆未占着便宜，拿枪的人一时恼羞成怒，欲对担柴少年发飙……

“住手！”此时，人群中传出一声低吼。

黑衣警察抬眼一看，来者是个穿深蓝色中山装、头戴礼帽的中年汉子。因为两枪托都扑了空，黑衣警察感觉很没面子，也不理会中年男子，掉转枪来，咔嚓一声，子弹上膛。那汉子不慌不忙，一步跨过，挡于枪前，掏出一个印有青天白日徽章的证件对着黑衣警察打开。

汉子低声道：“你看清楚了！我可以把你们局长的人头取下来。若不听招呼，好好警戒站岗，出半点差错，老子现在就把你办了。”

黑衣警察看了证件，脸色大变，收了枪，一个立正：“是！长官！”

教训了警察，中年汉子回过头来瞧。却见那少年生得眉清目秀，体型是肩宽腰细，身材颀长，两臂舒展。中年男子心里明白了八九分，肩宽者出拳爆发力强，腰细者躲闪灵活，一看就是典型的练家子，不由生出几分欢喜。其出手相救，还有另一原因，适才少年插入黑衣警察胯下又收回的一腿，用法颇为熟悉，令中年汉子已然心动。他对少年微微一笑，十分友善。

那少年并不言语，将柴禾换过肩膀，也不道谢，担着柴禾转身就走。

此时，法场上审判官正在宣读公审文书：“盗窃犯赵五、赵六兄弟，

于民国二十七年四月，在贵阳县六广门盗取国家重要文物，‘凤麟州宝’皇族玉玺，两犯拒不承认，亦拒不交代国宝去向，时至今，国宝仍未追回，其罪大恶极。经本院核准，现予正法。”

宣斩令既出，却并不见那刽子手举刀。众人正在纳闷，只见那刽子手突然一足后退，脸上瞬间露出一线凶光，拉一个低低的弓步，左手环伸过去，协助右手反背握紧刀柄，刀叶贴紧手臂。说时迟，那时快，只见那刽子手胳膊肘一曲，腕肘使力，刀片凸出部分随着手肘曲力猛然切向犯人的脖项。众人闻得刀背上的铁环——咣的一声脆响。只此一下，刽子手便收了刀。众人尚未明白过来，只听——扑的一声，右边犯人的头掉了下来，但喉结处还连着两指宽的皮肉，把个脑袋吊在胸前摇晃。敢情那刽子手的刀锋，是顺着犯人脖子的颈椎缝切下的，并不曾碰着骨头。那犯人仍直挺挺地跪着，随即，又听得——咣的一声，脖颈里窜出一股鲜血，那血一喷，溅至三尺多高。众看客唏嘘声未落，那刽子的刀旋即换至左手，依旧两手抱牢刀柄，看也不看跪在左边的犯人，手臂再一曲，又闻——咣——扑——咣三响，左边犯人的头瞬间也吊在胸前摇晃。做完这个动作，刽子手目不斜视，逍逍遥遥收腿站立。待那刽子手站稳了，两边的犯人才慢慢倒将下去。倒下的犯人仍然保持跪姿，双手反剪，脖子立在地上，屁股朝天厥着。此刻，刽子手恢复了一脸和悦之相，懒懒散散收刀退下。

日照当空，未时过后，犯人的尸体已通知家属认走，唯两个和尚无人收领，交由土公子洗礼后，拉至乱坟山葬了。这土公子，专做收尸的营生，盘弄个尸首轻车熟路，几下就折腾好了。法场虽清理完毕，但人流却不见少，粉面摊前、臭豆腐摊后，都坐满了人。看过砍头，看客们就着粉面、烤豆腐吃上一杯小酒，嘴里谈的自然与法场有关。

被斩的赵五、赵六者何许人？有人说了：那两个犯人根本不姓赵，系

日军间谍，盗得国宝后，在转运途中被捕。因为两人拒不开口，尽管官方动用了种种刑具手段，最终审讯无果，迫于无奈，只得将其就地正法。

刽子手又是何许人？其刀法如此了得？又有人说了：此人系卫城镇人，颇有来头，其祖上是明代朱元璋调北征南的军汉。却说朱元璋大破元军，建立了大明王朝，忽必烈的第五个儿子梁王把匝剌瓦尔密仍然盘踞云南，几经谈判未果，朱元璋震怒，发动了一场调北征南的战争。剿灭云南梁王后，朱元璋的大军改调北征南为调北镇南，三十万大军就此驻镇云贵，其中一支人马入驻镇西卫，镇守一方大明疆土。此镇西卫即卫城镇，该刽子手姓鲍名道兴，诨名人称一肘红，其行刑只需一肘过命。原来这鲍道兴的祖辈，在朱元璋的军队里掌管着军规，并专伺处决军犯、俘虏的刑罚，这门杀人营生便代代相传。

懂行的人又问了：这“凤麟州宝”皇家玉玺乃故宫博物院镇馆之物，何以在贵阳六广门被盗？赵五、赵六何以盗得？既然国宝去向不明，尚未追回，案件就不算了结，为何急于将凶手正法？

也有人说了：这赵五赵六和日本人没有任何干系，日本人离贵阳城远着呢。这赵五赵六因父母早亡，无处投身，早年即落草为寇，此次盗了军需仓库，惹怒了军方。所谓国宝，纯属之虚乌有，北京皇城与贵阳边城相隔十万八千里，哪来的宫中国宝。只是那军方非取二人性命不可，军威不可冒犯，欲加之罪何患无辞。那刽子手也没这么厉害，只是个普通村夫而已，不过就是个玩猴的，只因猴子的身体结构与人相同，玩久了，这刽子把猴儿脖子上的算盘珠看透了、盘熟了，改行做了刽子手。没有什么奇怪的。

总之，说法种种，莫衷一是。不过有一点可以肯定，这天杀了十二人，前面斩首的十人不曾有人提及，话题皆落在后斩二人身上。

二

国宝被盗确实非同一般，正如那看客所言，却又疑云重重。要说清这被盗的宝贝，还得从法场上穿中山装戴礼帽的中年男子说起。这个神秘男子究竟何人？

此人姓林名伟光，其来历非同一般。系重庆军统直接派往贵州的高级特工，参加过淞沪、徐州会战，此人作战勇猛，杀敌无数，在军中是出了名的抗日英雄。不过严格说来，这林伟光并不算真正的军统特工，他是军统从部队抽派的临时人员，说白了，他就是个替罪羊。

军统为何偏偏看中这林伟光？原来生于贵州长于贵州的林伟光，少时即拜民间武林高手学得一手拳脚枪棒。所谓习文治国，练武安邦，为使这身本事有个用武之地，林伟光入贵州讲武堂步兵科学习，毕业后投在王家烈军中服役。

可谓时势造英雄，三年前，即1935年，国民党中央军追剿红军入黔，蒋介石借剿共不力，解除第25军军长兼贵州省省主席王家烈职务。25军的五个师，随即被改编为陆军第102师、103师、121师、140师和新编第8师，分散编入全国各个不同部队。林伟光所属102师柏辉章部，原为25军第2师，改编后先在黔西、威宁集中，后进入四川，再于1936年进驻湖北、安徽、河南三省交界的商城、光山地区。1937年抗日战争全面

爆发，102师调往淞沪，先后编入张发奎的第8集团军和胡宗南的第17集团军，8月参加了淞沪会战。

参加淞沪会战时，102师被胡宗南分割为三个部分，607、612两团分调于第1、第8军，强渡苏州河，防守北岸前沿阵地，师部与609团部署于军团附近作为预备队。胡宗南这个安排，明眼人一看便知是看不起黔军。林伟光所属609团，属预备队系列。谁知战斗打响后，609团遭到日军侧击。柏辉章命令该团迂回插入敌后，施展包围战术。随后该团与日军展开了肉搏战，终于击退日军，同时也解除了17军团的侧翼威胁。此战告捷，102师的表现令胡宗南大为惊讶，随后归还了102师建制。

这场战斗打得十分惨烈，战场上的诸多肉搏战，为林伟光施展武功创造了机会。俗话说艺高人胆大，为了更好挥舞手中大刀，每到冲锋和肉搏，林伟光总是丢掉手中长枪冲在最前面，专往日本鬼子扎堆的地方冲。丢掉长枪可轻装上阵，往日本人扎堆的地方冲，不受冷枪威胁。这样，林伟光凭借手中的一把大刀左杀右砍，所到之处，掉脑袋丢腿断胳膊者不计其数，且基本是一刀过命，其作战勇猛全师闻名，更让日本鬼子闻风丧胆。

林伟光从师傅处学来的这路回风刀，把个扎、劈、砍、撩、崩、切，发挥得淋漓尽致。在战场上，其挥舞的大刀收可将身体紧紧裹住，放则大展大量，舞则内容丰富变化万千，颇有王者风范。若问这刀法来历，与孙中山贴身保镖大刀王五有十分密切的联系。此刀法有个显著特点，若遇之不挡，便可死个痛快，若抵挡越强，死得越惨。那大刀片子全然冲着对手运动处而去，对方稍有破绽，刀片随即插身索命。

一次肉搏战中，林伟光与一个日军军官相逢，那日本军官使一手漂亮的东瀛刀法。一开始，这个军官双手握刀，立在原处不动，欲以静制动。待林伟光飞奔而至，那军官斜斜一刀直劈而来。这一刀借助了林伟光奔跑之力，来得既快又猛。林伟光立即收刀护身，却并不停止跑动，

待两峰相遇，林伟光顺势一个抢背转身，躲开了对手锋刃。一般人看来，这一旋只是急急躲过对手的刀锋，转身只为躲让逃命。但林伟光的这转身一旋却暗藏杀机，只见其刀随身转，那刀一转、一撩，便削下了日本军官的一只手掌。

谁想，那日本军官并未顾及已然掉下的手掌，趁林伟光尚未收回大刀，其单手持刀，旋身拦腰就是一个横劈。这一劈，借的是转身的力量，刀锋旋转了大半个圈子，有斩腰断头之势。那日本刀法的一个显著特点是快，不及躲闪的林伟光颇觉意外，哪敢怠慢，只得一个后跌，从其裆间穿过。好个林伟光，这一穿，虽说是为了躲避刀锋，但却使用了连躲带攻的招式，大刀直取对手小腿。那军官抬起的一脚尚未落地，只此一刀，便从膝部抹下了对方的小腿。军官倒下的一刻，林伟光一个乌龙绞柱从地上起身，以旋空的一脚接住倒下军官，就在双手飞离地面的瞬间，刀锋向上一提，便削下了军官的首级。那军官的人头尚未落地，林伟光收回的刀，半途回风又是一拉，旋即拉下了第二颗人头。

林伟光凭借这身好本事屡建奇功，被誉为军中一刀，颇得柏辉章赏识。

战斗结束，林伟光由警卫营营副升任上校团长。淞沪会战结束后，林伟光所属102师奉命抵达陕西宝鸡虢镇整训，正式并入第8军序列，且准备开赴徐州参战。此时的林伟光因战功赫赫，成了有名的抗日英雄，其一身好功夫，更为众人所知。

国难当头，时值用人之际。此间，国民党军统局因有一项棘手任务没有合适人选，便看中了林伟光。待开口要人时，102师自然不肯放人，因军统局成立不久，蒋介石对其寄予厚望，加上戴笠与胡宗南的私交，最后经双方高层交涉，102师只得让步。但双方说好了，只作短时间借用，不长期留人。

原来，南京政府有重要物资押往西南地区，急需一个熟悉该地环境的镖头，于是钦点了林伟光，要他组建十人特勤小组，他任组长，负责秘密押解这批物资。

林伟光并不知道他要押运的物资是什么，这军统局又是个不讲理的地方，曾与他约法三章：不许问、不许看、不许接近、不许丢失。在交待军统“家法”时，还特别强调：此物比你的脑袋更重要。

却说抗战全面爆发后，日军对我国文物、古物的掠夺比以前更猖狂，凡带不走拿不动的，皆一律焚毁炸掉。如此行事的目的是，按日本研究者的说法：中国人崇尚精神生活，开展文化掠夺，是抽其灵魂，在精神上打击国人志气，使其丧失意志的有力手段。“三光”政策下的文化掠夺，非劫即毁，包括炸毁古建筑，其中最震惊中外文物界的，是“北京人”头盖骨化石标本盗窃事件，最后就连朝天宫屋脊上的建筑装饰物吻鸱，也被劫往日本。战事吃紧，保护古文物日趋紧迫，南京政府不得不紧急命令，将存放于南京朝天宫的所有故宫珍贵文物，尽快装箱迅速转移，并拟计划分三批向西南地区运送。

在此背景下，1937年8月，第一批重要文物，包括从英国展览回来，尚未拆箱的80箱珍贵文物，还有鉴定委员会没能最后审鉴的700多件卷轴、画册等。这批文物不仅数量庞大，且极为珍贵。这其中有北平故宫珍藏的甲骨（文）、钟鼎、碑拓等，还有吴道子的《钟馗打鬼图》、张择端的《清明上河图》，以及南宋马远等名家的画、米芾等人的书法、清代扬州八怪留下的旷世珍藏等等。

此批文物原计划迁至长沙藏管。物品从南京装船启运后，先沿长江溯江西上，运至武汉，后又由陆路运至长沙。但船至武汉后，因未准备搬迁工具，这批文物在武汉滞留了很长一段时间，负责文物运输的国民政府军委会对此十分担心。由于时局紧张，一时又找不到足以将数千箱文物运往湖南的军用卡车，只好将文物暂存于江边一所军营里，

由军队负责看守。至同年年底，军方才派出十辆卡车，将滞于武汉的文物南送长沙。谁知，这一消息很快为日本间谍探知，四处派员寻找隐藏地。日本军方密令：若争夺不获，即探明地点方位，以飞机炸毁。军统获悉此情报后，报请国民军委，于1938年春，将所有存放于湖南大学地下室里的故宫文物，分别装上十辆湖南公路局的汽车，向西南方向迁移。这批文物刚刚运走，湖南大学图书馆即遭日军飞机轰炸。当然，这是后话。

第二批文物由故宫出发，从陆路由火车转运，经津浦路到徐州，再经陇海路到郑州、西安，再转宝鸡。这批文物也为日本间谍探知，至郑州时，即遭日机轰炸，装载文物专列临时开进一个废旧货场，方才幸免于难。文物车队随后赴汉中，在汉中住了一月有余，才接到向成都迁移的命令。到四川后，这批文物藏匿于峨眉山万年寺藏经阁。

第三批文物9369箱，是西迁文物中数量最大的一批。这批故宫国宝乘“黄浦号”轮船，由水路西行，船至汉口后，文物暂存于汉口码头附近一家中国洋行仓库。在汉口以及万县码头等了四十余日，再向乐山转迁。船至宜宾时，因轮船故障，文物只好暂存于宜宾真武山下的一个山洞里，之后历经艰险，再经水路运至乐山，存放于茶溪附近的山洞里。

林伟光的特勤组押送的就是第一批文物，他负责由长沙经桂林押至贵阳。

由于湘西一带匪患严重，经商议，文物车队绕道桂林。运到广西边境后，由广西公路局派卡车接运。到贵州边境，再换贵州公路局车辆。如此一路辗转，此批文物终于运至贵阳，并存放于六广门的一个大宅院里。

存放文物的宅院又叫毛公馆，是原贵州省省主席毛光翔的居所，建于1926年至1930年间。1931年毛光翔离任后，蒋介石于1935年入黔，其办公所在地即设于此。蒋介石离开贵阳后，此行营便无它用，现在被

军方临时改为仓库，还堆了一些军需物品。

一路颠簸，历千辛万苦，这批文物终于于1938年1月30日安全到达贵阳。这日，时逢农历除夕，贵阳城内民众皆在家中过大年三十，街上行人稀少，对秘密转运文物十分有利。那些沉重的大木箱子一个不少，林伟光就算圆满完成了任务。到贵阳后，因有军令在身，林伟光办了交接，便回南京交差去了。

回到南京交了差，当局似乎并无其他安排，林伟光便回陕西宝鸡虢镇的102师。5月，林伟光的部队接到任务，赴徐州参战。

此次参战，102师的原定任务是增援徐州友军防御，阻击日军西进开封，掩护徐州会战友军撤退。谁知任务完成后，林伟光的部队于安徽砀山与日军遭遇，102师砀山守军遭日军第4、第6师团分割包围，师部与所属各团失去联系，官兵们只能各自为战。此战堪比淞沪会战，102师伤亡过半。至战斗结束，撤下战场后，师部沿途设官兵收容所，只收得残兵二千余人。数日后，102师接到上峰命令，部队开赴河南漯河休整。

在漯河休整期间，林伟光突然接到军统命令，“请”他速回重庆领命。此“请”非同一般，就连所在部队长官也不过多追问，林伟光不知发生了何事，这军统局不仅不讲道理，也是个难缠的地方，他只感觉情况不妙。

此时，军统局已随国民政府由南京迁往重庆。

到了军统局，他被安排在一个单人房间内，门口有专人把守，不得任意外出。这样一呆就是两日，第三日，就在他暂住的单人房内，军统局突然对他进行了审查。原来，林伟光护送那批文物在贵阳被盗，军统内部皆知这案件十分棘手，欲破此案困难重重，人人都使出浑身解数，想方设法万般推脱，无人敢往贵州。军统局难以交差，总得找个替罪羊

顶下。左思右想，又想起了林伟光。

当日，审查人是个干瘦的上校军官，那人操河南口音，留着两撇八字须，面部毫无表情，口气很不友好。

问：今年1月，令你押送一批物资至贵州，还记得否？

答：基本上记得，只是一些细节尚待回想。

问：你把经过说一遍。

在讯问了押运物资的所有经过后，审讯者突然问道：你可知此次押运的是何物资？

林伟光回答：不知道？但从同行的专家口中隐约感觉到，应该是一批很重要的文物。

稍有停顿，审讯者又进行了如下盘问。

问：十人特勤小组，你是否了解每个人？

答：因时间短，一路都在向前赶，没有更多机会了解这些人。但就我所知，十人特勤小组除我外，其他九人均系军统老特工，诸如临时停车、防守分布、口令设置等，这些人的工作经验比我丰富，我很放心这些人。何况当初组建十人小组，名义上是由我选人，实际上都由军统安排。

问：十人小组中，是否有人与随行专家，或外围押送部队过往密切？

答：十人小组的每个成员，从上路开始都有自己特定的岗位和任务，我们严守纪律，按规定都不曾与专家和外围部队过往从密。外围部队也有纪律，不曾逾越底线。路上，有专家和我们攀谈，皆以很客气的方式保持一定距离。

问：你们刚离开长沙，湖南大学图书馆随即遭至日机轰炸，你是否知道这一情况？

答：日机轰炸？我不知道。

问：我们接到贵州方面的急电，你押送至贵阳的文物，4月份被盗，